

第五章 幻想主題分析的呈現

本章運用幻想主題分析與符號輻合理論，分析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於 2000 年到 2004 年間「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報導，從新聞論述中重複出現的場景、角色與行動，確認這些報導的幻想主題。本章第一節與第二節探討聯合報，第三與第四節則是分析自由時報，而經確認過後的幻想主題則如下表所示。

表五之一、聯合報呈現的幻想主題

場景主題	實體場景—災難現場
	抽象場景—清流/腐敗（泛藍/泛綠）
角色與行動 主題	馬英九—親民愛民、有為有守的政壇清流 —肩負重任、超越政爭的泛藍領袖
	全國民眾—投入救災
	泛綠陣營—藉危機事件發動政治鬥爭
	危機—極為特殊的狀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五之二、自由時報呈現的幻想主題

場景主題	滿目瘡痍的災難場景
	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
角色與行動 主題	馬英九—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 —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
	市府團隊—效率不彰、砲打中央
	泛綠陣營—全力協助救災、凝聚全民共識
	媒體—違反新聞倫理
	泛藍陣營—只顧黨派利益
	中國—野心併吞台灣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一節 聯合報呈現的場景主題

在聯合報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報導的場景主題，本文將之分成「實體場景」及「抽象場景」兩個部分來討論。其中「實體場景」指的是實際存在、且明顯易辨識的場景，在這些新聞當中最常出現的實體的場景主題是「災難現場」，例如風災、抗議或 SARS 風暴的現場；「抽象場景」則是運用修辭手法所創造的場景，在現實世界中雖非實存，但被普遍認知是確實發生的，其中最常出現的抽象的場景主題是「清流/腐敗」、「泛藍/泛綠」角力的場域。本文在重建「場景主題」時發現，由於「場景」是戲劇角色扮演或行動發生的場地(Shields, 1981)，因此也能夠映襯出戲劇角色的特質。

壹、實體場景—災難現場

在聯合報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報導中，馬英九多次出現在危機事件的現場，他除了到場勘查災情之外，並向救災人員下達命令或加油打氣，也同時慰問災民。由此場景主題可觀察到，當馬英九面臨危機事件時，並非躲在冷氣房、辦公室中，而是親臨危機現場解決問題，且不忘體貼協助救災的市府員工及遭逢災變的市民，展現出不同一般政治人物的親民特質。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至老泉里、社子島等地了解災情復舊情形，對社子島在延平北路七段一〇六巷有卅多公尺堤防出現傾斜和裂縫，馬英九要求養工處立即日夜搶修。(聯合報，90年9月23日)

馬英九也巡視南港研究院路、舊莊一帶，更在市議員秦儷舫、厲耿桂芳陪同下，巡視文山區老泉里。民眾說，她們已兩夜未闔眼，家中所有東西都是濕的，馬英九要求區公所馬上送來乾棉被、熱食物，讓災民吃了有力氣整頓家園。(聯合報，89年11月3日)

颱風災害已第五天，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再巡視南港及內湖災後重建，要求加速清除垃圾…馬英九也慰問環保清潔員、警察、消防員。他們說，他們是一邊救災，一邊被抱怨、怒罵；馬英九說，災民難免心急，希望大家諒解，協助他們早日恢復家園。(聯合報，89年11月5日)

在危機現場中，馬英九不只是下達命令指揮救災，他也時常置身危機情境以體受民瘼、身先士卒親自動手協助救災，此般場景更能襯托出主角馬英九與民同甘共苦的人格特質：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上午搭乘捷運新店線及替代公車視察台北交通…雖然昨天的交通狀況已略有好轉，但馬英九昨天仍是花了一小時又十七分到達台北車站。(聯合報，90年9月21日)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率一千名府內員工，深入市府大樓地下室二樓清洗慘遭黃泥、垃圾與腐臭味掩蓋的辦公室。(聯合報，90年9月24日)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晚前往華西街觀光夜市，支持在SARS風暴中生意受重創的攤商。(聯合報，92年5月1日)

時常出現在危機現場的主角馬英九，經由「場景主題」所表現出的角色特質不只是勇於解決問題，也更凸顯出馬英九親民愛民的特質。不過，其中有許多戲劇情節偏屬「角色與行動主題」，因此這部份留待下一節再作更深入的討論。

貳、抽象場景：清流/腐敗、藍/綠

在馬英九所面臨的風災、抗議或防疫等危機事件中，可觀察的不只是實際存在的場景如災變現場、救災指揮中心、市議會等，經深入分析之後，也可發覺新

聞背後蘊含著豐富的抽象場景，例如清流/腐敗、泛藍/泛綠的板塊等，其所隱藏的意涵更為耐人尋味。例如，在多次危機事件中，由場景的不同便可劃分出馬英九與「國民黨」的差異：

群眾包圍中央黨部，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等眾多黨官，一個人出面安撫應對都沒有…老實說，要是沒有馬英九去「充場面」，以「中蛋」的苦肉計讓群眾消氣，那天晚上中央黨部的大門口，可能不會這麼平靜渡過。請問「高層」，你說馬英九算老幾？（聯合報，89年3月21日）

投票結束，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擠滿抗議人潮，當中常委進不了門只能看電視關心抗議事件，馬英九卻在飯店舉行記者會宣布辭去中常委…馬英九竟和抗議群眾一起高歌，甚至同意親赴李總統官邸，傳遞群眾要李主席下台的訊息。「馬英九到底站在哪一邊」？民眾眼中的清流，卻是國民黨內的異議人士。（聯合報，89年3月24日）

由此可見，當眾多國民黨高官都「看電視關心抗議事件」且「一個人出面安撫應對都沒有」時，馬英九早以「在飯店舉行記者會宣布辭去中常委」，甚至「親臨中央黨部抗議現場」、「與群眾一起高歌」，並同意「親赴李總統官邸」。由馬英九所處場景與「高層」所處場景的不同，可劃分出「清流」與「腐敗」兩種不同的抽象場景--馬英九雖辭去黨職，但仍勇敢地親赴抗議現場面對群眾，表現出勇於負責且特立獨行的清新風格，也展現出與民同在、甘苦與共的親民特質，與敗選卻無動於衷、依然高高在上的腐敗的國民黨「高層」呈現極度的反差，正如上則新聞中所提到的「民眾眼中的清流，卻是國民黨內的異議人士」。

除此之外，在聯合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另一時常出現的抽象場景是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角力，也就是「泛藍/泛綠」陣營的政治鬥爭。

象神颱風前一天，北市消防局在花蓮秀姑巒溪演練，十餘名隊員差點被湍流沖走；內政部長張博雅表示震怒，指責颱風天怎讓消防員演練，北市要好好

檢討…但是，言猶在耳，等到第二天，基隆爆出三十餘人溺斃的慘事，由於基隆市長李進勇是民進黨籍，張博雅卻是連一句「徹查嚴辦」的場面話都不敢說。同樣的情況是：人事行政局長朱武獻批評台北市政府宣布放假時機太晚（凌晨四時），但和台北市同時宣布的還有台中市、台北縣…這是不是真如連戰所說的：「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聯合報，89年11月6日）

基隆河氾過河堤的濁水，不會管你基隆、北縣還是北市，也不管是哪一黨在執政；灌滿捷運的泥漿，也不會管這條耗資數千億的工程是在黃大洲時代施工、陳水扁時代剪綵、馬英九時代淹水。…可是，場景一旦搬上了台灣的政壇，另一場中央與地方相互較勁便隱然蠢動，似乎預告另一波朝野藉機對抗的災難。（聯合報，90年9月21日）

由這兩則新聞可得知的訊息是，馬英九所面臨的不止是颱風、地震等危機事件，在這些危機事件背後也隱隱浮現出藍綠角力的場景。例如，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救災動作的評價，總是獨厚綠營地方首長，對台北市政府則是多所批評、刁難，簡直就是「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而對於颱風引起的基隆河氾濫，新聞更描述道「場景一旦搬上了台灣的政壇」，可預見的是一場「中央與地方相互較勁」、「朝野藉機對抗的災難」。也就是說，在滿目瘡痍的災變現場背後上演的另一場政治鬥爭的災難，是以藍綠板塊為場景。

民怨就如洪水，不會分你在朝還是在野；只有政客的口水，才會在這個時候還分中央或是地方。（聯合報，90年9月21日）

吳育昇稍早也曾轉述市長馬英九對市府和中央對救災問題發生爭執的看法，指市府不反對追查抽水站運作有無疏失，但此時此刻「無心、無力、無暇」和中央打口水戰。（聯合報，90年9月22日）

納莉颱風釀成的嚴重水患猶未平復，行蹤怪異的利奇馬又接踵而來。此時此際，職司災害防救重任的政府高層官員卻仍有餘暇指手劃腳地大打口水戰，委實令人嘆為觀止…民進黨政府與馬英九市長的心結，眾所皆知。（聯合報，90年9月27日）

馬英九表示，他不願回應誰有責任、誰沒責任，民眾早就厭煩了政客天天打口水戰，現在天乾地旱，如果打馬英九就能打出水來，倒也還好，但中央天天指責東、指責西，於事有補嗎？（聯合報，91年5月5日）

颱風中是否抽水站失靈的問題，又引起中央和台北市府的一番攻防討論…政治人物每天忙於口水論戰，百廢待興之時完全於事無補；倒是平實無華的一句「謝謝救災人員」，顯出一點人味，才是當前該多多表達的意見（聯合報，90年9月19日）

這些危機事件的報導中，不管是風災過後的洪水肆溢，或是無水可用的天甘地旱，都巧妙以「水」進行聯想與譬喻，指涉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藉機大打「口水戰」，「只有政客的口水，才會在這個時候還分中央或是地方」，並指出「口水戰」於事無補，甚至可能會引起如「洪水」般的「民怨」。以上這幾則新聞運用譬喻的手法，將泛綠陣營發動的政治鬥爭場景名之以「口水戰」，指出正在與洪水、乾旱等危機作戰的馬英九，同時身陷政治風暴中，簡直是一場「災難」。

隱藏在實體場景中的抽象場景，透過譬喻手法活靈活現，讓民眾的注意力自滿目瘡痍的災變現場轉移到政治鬥爭的場景中，相對地減輕了馬英九在這些危機事件中可能會承擔的責任，也凸顯了馬英九備受打壓的處境，增添了馬英九的弱者形象，惹人同情；另一方面，則將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與「天災」作聯結，指涉中央政府發動「口水戰」所引起的「災難」猶如「天災」，再度強化了民進黨只顧政治鬥爭、無視民間疾苦的醜陋形象。

綜言之，由場景主題可襯托出主角馬英九的人格特質，例如馬英九親臨「危機現場」，展現出勇於面對問題、親身體會民瘼且撫慰民心的特質，或在危機事件中，馬英九總是處於「清流」的一方，不與「腐敗」的國民黨同流合污，或是執

政的民進黨政府藉著危機事件批評馬英九，而映襯出馬英九所處的是「泛藍/泛綠」角力且被打壓的險境。

第二節 聯合報呈現的角色與行動主題

在聯合報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報導分析中，本文將角色主題與行動主題合併討論，先探討「主角」馬英九，再討論戲劇情節中的其他角色，例如泛綠陣營、全國民眾及危機等。

壹，馬英九—政壇清流、泛藍領袖

分析聯合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後發現，主角馬英九的角色與行動特質大致可以分作兩個部分：一、親民愛民、有為有守的政壇清流；二、肩負重任、超越政爭的泛藍領袖。詳細的說明如下。

（一）親民愛民、有為有守的政壇清流

在上一節「場景主題」的討論中曾提到，由於馬英九面臨危機事件時往往親赴現場指揮調度、身先士卒協助救災，並為救災人員及災民加油打氣，展現出勇於面對問題、親身體會民瘼且撫慰民心的風範，而這種「親民愛民」的特質，不只是透過「場景」來表現，透過「角色與行動主題」的建構，更可看到馬英九體貼市民的舉措。

颱風災害已第五天，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再巡視南港及內湖災後重建，要求加速清除垃圾…馬英九也慰問環保清潔員、警察、消防員。他們說，他們是一邊救災，一邊被抱怨、怒罵；馬英九說，災民難免心急，希望大家諒解，協助他們早日恢復家園。（聯合報，89年11月5日）

這兩天受隔離者所抱怨的各種事項，例如打地鋪、資源缺乏、好像關在集中營裡種種，的確令人聞之不忍。但在目前這樣一個委實無法面面俱到的緊急情況中，我們只能呼籲大家以容忍和自制的心情彼此支持。在相忍為防疫的大原則下，找出共度難關的途徑。或許就像台北市長馬英九解釋隔離政策時所說的：「很抱歉，但不得不這樣做！」（聯合報，92年4月26日）

面對危機考驗時，馬英九不只是協助災民解決問題，也同時關注災民的內心感受，例如要求工作人員必須「諒解」災民的心情，針對抗疫隔離政策帶來的不便，馬英九直接對市民喊話，表示「很抱歉，但不得不這樣做！」，這些行動讓災民十分窩心，不論災後有多大的不滿，馬英九至少做到了「感同身受」，與災民之間的距離也因此拉近。

馬英九和議員到場時，發現抽水速度不快，民眾說，一般的抽水機要一百九十二天才抽得完…馬英九當場打電話請消防局派雲梯車送清淨水到十八樓水塔，讓住戶至少先有飲用水。（聯合報，89年11月5日）

馬英九前往康寧醫院慰問到成功路五段時…途中馬英九一行同時為成功路上一位市民送了心臟病藥…馬英九至康寧醫院，同時探視在院中療養的作家李敖。（聯合報，90年9月18日）

看到台上的電視牆播放女兒的照片，坐在台下的陳志範，早已老淚縱橫，上台致詞完的馬英九，趕緊坐到他身邊，用手臂挽住他的肩膀，不時地安慰他。（聯合報，92年5月7日）

除此之外，馬英九也在一些細微的地方表現出親民愛民的特質，例如風災過後災民們無水可用，馬英九立即調來雲梯車送來飲用水，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而在探視災情之餘，也同時發揮機動救災的功能，為市民「送心臟病藥」或探視作家李敖；面對傷痛欲絕的受難者家屬，馬英九也隨即給予安慰。馬英九在救災之餘的細心舉動，讓人感覺他是發自內心對市民的關懷，這與一般政治人物過於僵硬或秀味極濃的表現大相逕庭，而這也正是馬英九的魅力所在。

在聯合報的報導中，一向溫和的馬英九，偶爾也會出現雷厲風行的鐵腕作為，顯現出他在善良親和的背後，還是有其堅守的原則與理念。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被全面封鎖後，部分醫護人員情緒不穩甚至有抗爭行為。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堅決地說，防疫如同作戰，如果有抗爭視為「敵前抗命」，除依傳染病防治法處理，還要追究行政責任。(聯合報，92年4月26日)

馬到場後，他們要求馬陪他們喊「李登輝下台」，馬英九堅持不接受，因為喊了會掀起「族群對立」、馬英九相當清楚會有人挑撥說：「外省人的宋楚瑜、馬英九在逼台灣人的李登輝下台。」…這也是有人建議他乾脆找宋楚瑜到場緩和民眾情緒，也被他斷然拒絕的理由。(聯合報，89年3月22日)

從馬英九的處理步驟，可以看出他先訴諸感情前往勸阻，再依理以影響學童上課為由勸說，最後再以鎮暴警察防護盾強力驅離的依法行政。這種全套的情理法是標準「馬氏兵法」，不一定會叫好叫座，卻希望把各方傷害減到最低。(聯合報，89年3月22日)

新聞中提到，馬英九雖然親民愛民，但遇到前所未有的 SARS 疫情時，馬英九便展現果斷的作風，甚至表示若有醫護人員不配合防疫則視同「敵前抗命」，一貫如「低眉菩薩」般的馬英九頓時成了「怒目金剛」；在處理群眾抗議事件時，馬英九雖到場安撫，但不隨群眾起舞，不配合喊「李登輝下台」、也拒絕找宋楚瑜到場，以為避免產生更嚴重的族群對立與爭議，而在驅離策略的運用上，也頗有技巧，先動之以情、訴之以禮，最後再使用強制手段化解抗爭。

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經分析後所建構出的主角馬英九的「角色與行動主題」是政壇清流—親民愛民的馬英九不同於表現僵硬、高高在上的傳統政治人物，也並非媒體政治時代下喜好排場與作秀的政客，他的親和作風

自然流露，讓市民如感受十分貼心；然而，在馬英九如此「柔和」的人格特質與從政作風中，卻一點也不「軟弱」，在危機事件的處理上有其仔細拿捏的分寸，不刻意討好選民，也不隨群眾起舞，有為有守的風範可謂柔弱中的剛強，堅守原則而不走民粹路線，在開口閉口都是「人民」、時時刻刻都計算「選票」的當今政壇，馬英九的有為有守更是難得。綜言之，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是親民愛民的、有為有守的，對照政壇給人紛紛擾擾、烏煙瘴氣的印象，則更加凸顯馬英九不同流俗的情流形象，並且是人民可以信賴、託付的新的政治領袖。

（二）肩負重任、超越政爭的泛藍領袖

在這幾次危機事件當中，由於有些事務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而兩方又分屬不同政黨執政，因此時常產生齟齬，或是該項危機有高度的政治性，馬英九時常在黨政與市政之間進退兩難進退兩難，其角色衝突因而被凸顯--肩負收復政權重任的泛藍領袖馬英九以及主掌首都事務的台北市長馬英九，馬英九究竟要如何抉擇、取捨，此中有許多矛盾與掙扎。

2000年總統選舉泛藍落敗，引發泛藍群眾集結抗議，要求追究選舉責任、重新改造國民黨，而馬英九在此危機事件中便以特出的行動，顯現出其即將扮演泛藍領袖的跡象。

群眾包圍中央黨部，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等眾多黨官，一個人出面安撫應對都沒有…老實說，要是沒有馬英九去「充場面」，以「中蛋」的苦肉計讓群眾消氣，那天晚上中央黨部的大門口，可能不會這麼平靜渡過。請問「高層」，你說馬英九算老幾？（聯合報，89年3月21日）

投票結束，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擠滿抗議人潮，當中常委進不了門只能看電視關心抗議事件，馬英九卻在飯店舉行記者會宣布辭去中常委…馬英九竟和抗議群眾一起高歌，甚至同意親赴李總統官邸，傳遞群眾要李主席下台的訊息。「馬英九到底站在哪一邊」？民眾眼中的清流，卻是國民黨內的異議人士。（聯合報，89年3月24日）

群眾要求李登輝主席下台，包圍的是黨部。黨，上有主席、副主席，下有秘書長、副秘書長，要不要接見、安撫群眾，要不要把敗選之事說清楚、講明白，以釋全體黨員之疑，自有決策、負責之人；馬英九不過幾十名中常委之一，且已主動請辭，憑什麼還管這檔子「閒事」？（聯合報，89年3月26日）

當眾多國民黨高官面對敗選責任都無動於衷時，馬英九早以「在飯店舉行記者會宣布辭去中常委」，甚至「親臨中央黨部抗議現場」並「與群眾一起高歌」，並同意「親赴李總統官邸」，種種動作都表現出馬英九以黨國興衰為己任的擔當。雖然新聞報導刻意以反面的口吻評論馬英九「憑什麼還管這檔子『閒事』」、「國民黨內的異議人士」，或謂「你說馬英九算老幾」，藉著譏諷國民黨高層的萎縮怕事的手法，凸顯出馬英九跳上火線、勇於承擔、超脫謗譽的特質，未來馬英九更是任重道遠，負有振興國民黨之責。然而，也正因為在敗選抗議事件中，馬英九曾跳脫市長身份，對抗議事件有所涉入，引起各方壓力，其多重角色衝突的問題因而被挑起。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顏厥安則發表「不希望看到一位懦弱、糊塗的市長」聲明，譴責馬英九未能行政中立，參與非法集會，不但不執行公權力，還登車響應群眾訴求，他要求馬英九應視「市長」的公職高於黨職，做一位保護台北市民的市長，而不是國民黨的市長。（聯合報，89年3月21日）

因為被認為未妥善處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群眾抗議風波，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在行政院院會遭到強烈質疑。部分與會人士抨擊馬英九沒有依法執行公權力，讓民眾受傷，生活受到嚴重干擾。台灣省主席趙守博甚至表示，如果是其他陣營人士被打，「馬市長，你的日子就不會那麼好過了」。（聯合報，89年3月24日）

一場不滿意總統大選結果引發的街頭抗議，讓台北市長馬英九成為三方指責的箭靶子…顯然的，馬英九負有收拾國民黨敗選殘局的責任，不僅只有這場街頭運動，黨的改革、黨員情緒的平復、新舊勢力的整合及中興復「國」的大業等，都是許多人對他的期待。（聯合報，89年3月22日）

當馬英九第一次處理泛藍群眾集結抗議，而且當下又面臨政黨輪替的重大轉變，追究選舉責任與國民黨黨政改革的呼聲在現場響起，原先欲勸離群眾的馬英九反而身陷群眾的激情之中¹，因此遭受各方質疑其未「依法執行公權力」，只有想到「黨職」而忘卻了「公職」的責任，不過，也有論者認為，馬英九負有「收拾國民黨敗選才局的責任」及「中興復『國』的大業」，因此遭受多方壓力是必須經歷的考驗。

2000年總統敗選後泛藍群眾的抗議，在2004總統選後又再度上演，馬英九雖然脫離不了多重角色衝突的問題，飽受各方壓力，但有了先前處理泛藍群眾抗議的經驗，讓馬英九在2004年總統敗選抗議事件的危機處理更為謹慎。

連宋競選總部發言人黃義交表示，連戰提選舉無效之訴，馬英九總幹事全程參與討論過程，而且贊成連戰這項決定。不過，在連戰宣布這項決定時，馬英九並沒有站在他的旁邊。（聯合報，93年3月21日）

前晚群眾集結總統府後，台北市長馬英九悄悄走出連宋競選總部大門。從昨天馬英九的行程，可以略窺他的心境轉折…接著他和幕僚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這次自己支持者集結的群眾運動…更在凌晨四時許打電話給行政院長游錫堃，說明市府會處理的態度…馬英九在市警局與新聞處長吳育昇、警察局長王卓鈞會商…馬英九擔心人潮更多，下午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馬英九考慮再三，決定九時十五分前往現場…即將十點鐘，馬英九再回到市警局的指揮中心，靜觀現場變化。（聯合報，93年3月22日）

¹針對2000年總統選後的抗議事件，馬英九到場與民眾高歌並依眾意至李登輝官邸的作法，市府解釋道，馬英九的用意在於安撫群眾情緒、避免衝突升高。引自董智森（2000年3月22日）。〈以柔性驅離擴大封鎖區 市府說明抗議處理原則〉。《聯合報》：第18版。

廿一日清晨四時，當連宋決定遊行至總統府時，對於馬要不要跟著遊行，吳育昇告訴馬情勢無法求全，如要當守法市長，會讓支持者暫時失望；但要和連宋一起遊行，會讓外界批評首都市長帶頭違法。稍後馬即離開總部，趕至警察局指揮所。（聯合報，93年3月23日）

今年選後的馬英九再陷困境，集結者的訴求他很支持，但首都市長有維護治安之責；如果群眾再不退，已嚴重影響治安及社會秩序，馬英九要不要強行驅離群眾？還真是妾身千萬難。（聯合報，93年3月22日）

身為首都市長，選後總統府前的持續抗爭，成了馬英九從政以來的最大考驗；外界都在看他如何在政治制高點和抗爭折損點間取得平衡，好讓這場抗爭盡其可能的漂亮落幕。（聯合報，93年3月31日）

當然，仍有支持者對馬英九不滿，認為他未用力向「作票假傷」的阿扁嗆聲，反而屈從阿扁趕他們到中正紀念堂；馬英九知道自己的處境，但這處境比起國親的困境又算什麼？他靜靜的坐在這滿是國旗的廣場，傾聽四周傳來的孤憤。（聯合報，93年3月31日）

相較之下，馬英九在2004年總統選後抗議事件比上次總統選後的危機處理更有技巧，深怕在泛藍領袖與首都市長的多重角色扮演中有所差錯，以避免來自黨內、泛綠陣營以及市民的批判。從這幾則新聞可看到，馬英九面對抗議事件時，仔細拿捏多重角色間的轉換，並有許多細緻的行動來避嫌。例如，馬英九參與了泛藍陣營針對「選舉無效之訴」的討論，但當連戰宣布這項決定時，馬英九「並沒有站在他的身邊」，而在處理抗議事件時，馬英九更是在「連戰競選總部」、「行政院」、「市警局」、「中央黨部」與「抗議現場」協調折衝，力圖「維護治安」盡市長之責，也同時支持群眾的訴求，表達身為泛藍領袖的立場，但這必定會有「帶頭違法」之嫌，其處境正如新聞所提到的「妾身萬難」。

在聯合報的報導中，設定了馬英九肩負泛藍復國重任的角色，藉此推演出泛綠陣營對馬英九多所刁難的情節安排，正如「場景主題」所提到的「泛藍/泛綠」角力的場景。不過，馬英九面對泛綠陣營的政治鬥爭，馬英九依然維持一貫的親和，不論對手如何地攻擊，馬英九的回應還是一貫的溫文儒雅、從容不迫，從未惡言相向。

總統陳水扁前晚打電話到部分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查勤」，隔了一天，多數縣市首長仍不以為然，認為總統不該發這頓脾氣，台北市長馬英九則認為總統關心災情是好事。(聯合報，90年9月17日)

針對國民黨前主席李登輝昨天在彰化批評台北市長馬英九只知照相、握手、出嘴巴，卻不做事，害得台北市淹大水；馬英九昨天下午至北市京華城了解災後復舊，在媒體詢問這問題時，不願回應，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先把災後復建的工作做好…馬英九再被問到這問題；馬英九說，李登輝是長輩，謝謝他的指導。(聯合報，90年9月30日)

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抨擊台北市長馬英九無心市政，聲稱將視他後續處理集會狀況，決定是否發動罷免。馬英九在記者詢問時，只表示「謝謝他們的指教」。(聯合報，93年4月2日)

颱風中是否抽水站失靈的問題，又引起中央和台北市府的一番攻防討論。其實，張俊雄前天和馬英九一同勘災時，不是才謝謝大家團結合作，強調現在應全力救災，暫時不去論斷是否有人為疏失嗎？政治人物每天忙於口水論戰，百廢待興之時完全於事無補；倒是平實無華的一句「謝謝救災人員」，顯出一點人味，才是當前該多多表達的意見(聯合報，90年9月19日)

面對政敵藉由危機事件進行批判、攻擊時，馬英九總是一派雲淡風清，甚至還為對方說項，表示對方係出自好意才給予批評，還要表示感謝！如此表現也迥異於政壇上動輒相互指責、辱罵的風氣，讓民眾感受到在口水戰之外的清淨，無形中也提升了馬英九超越政爭的宏偉格局，展現出雍容大度、不與人爭的風範，

也對照出對手在危機事件中大肆批評、張牙舞爪的醜態。以政治操作的層面觀之，也可說是馬英九面對爭議所採取的對策，不要回應批評，自然就能減少討論，甚至相當程度地迴避責任的歸咎。

綜言之，馬英九身兼台北市市長，是當前泛藍陣營中最高的民選首長，他也同時背負了支持者的期待，扮演泛藍領袖的角色。因此在處理政治抗議危機時，馬英九所面臨了來自多方的壓力與抨擊，不論任何動作都動輒得咎，可謂進退兩難，再加上泛綠陣營的打壓，其所處的困境如新聞所形容的「孤憤」，然而，馬英九卻未懷憂喪志、也未口出惡言，反倒在政敵的打擊下展現不與人爭的雍容大度，跳脫政黨惡鬥的邏輯，追尋更高遠的目標。再者，危機事件也更強化了馬英九肩負重任、任重道遠的形象，總是要經過幾番挫折的考驗才能達到目的，讓整個戲劇情節宛如句踐復國、少康中興，藉此凝聚了泛藍支持者的向心力，這對馬英九泛藍共主以及更高政治職位的追尋，不啻是最佳的鋪陳。

貳、全國民眾一投入救災

在危機現場指揮若定、撫慰民心的馬英九，並不是危機事件中唯一的救災者。分析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可發現，在這些危機事件中，全國民眾也同樣有著高度的熱忱，盡己所能地投入救災工作。

〈乳癌第三期 搶進B棟救人命〉²

和平護理主任陳麗華：若連我也害怕，怎麼帶那些 20 出頭的護士？恐懼不是我的權利，我將是最後跳船的那個人

（聯合報，93 年 5 月 1 日）

² 引言若為新聞標題，則加上”〈 〉”符號以作辨識，接下來的引言亦同。

馬英九用「第一個壯烈捐軀的戰友」來形容陳靜秋。他說：「在這場漫長的抗疫戰爭中，難免會有傷亡，但想不到傷亡來得這麼快，尤其是服務績優的陳護理長，成為第一個犧牲的勇士。」（聯合報，92年5月2日）

台北市南港與內湖等地區昨天由政府、民間、軍方共同展開災後重建工作，市政府建設局疏通了舊莊街二段的山崩地段、環保局出動了六百名人力清理垃圾與汙泥、各區公所協助為民眾抽水，軍方上街並進入校園幫忙，大家忙成一團，受災區逐漸恢復舊觀。（聯合報，89年11月3日）

高雄市派了消防隊來支援，也有橡皮艇，這真是雪中送炭。而嘉義支援一百萬元；彰化和花蓮都打來電話，表示需要時會派消防人員來；還有台中縣豐原市長也打電話表示會協助都令人感動。（聯合報，90年9月18日）

一名軍官賣力的在第九病房四周圍起刑案現場封鎖帶，他難得與女友約會，被院方急電中斷。他說，他沒有猶豫，告訴女友「我要上戰場了！」就速返醫院。他說，「九二一」大地震和納莉風災，松山醫院的官兵和醫護人員在血淚交織的惡劣環境，搶救許多傷患，如今SARS在國內肆虐，院內官兵和醫護人員更該義不容辭，身為軍人的他，只能進不能退。（聯合報，93年4月27日）

首都客運三重站二二六路公車司機林為凱及內湖站二〇四路司機林永清立刻隨車趕赴松山醫院待命，並接受醫事人員指揮調度。林為凱待命時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指出，很多熱心人士都在想如何一起幫和平醫院度過難關的同時，他身為服務業一員，更應當仁不讓。
（聯合報，93年4月28日）

泥水淹沒了台北市之後，即使颱風後太陽露臉，台北市受災嚴重的居民臉上並未展現陽光。不過，內湖港華里麗山新村昨天出現一群帶自己的鋤頭、畚箕來的幫手，俐落的身手鏟著汙泥，比都市人可高明多了。這群戴斗笠、穿雨鞋的天使，是居民最大的驚喜。「天使」有著黝黑的做田人的臉，他們說：「我們是中寮來的。」不能捐錢，就捐力氣吧！（聯合報，90年9月21日）

市立和平醫院關閉就地隔離院內員工與病患，昨天進入第四天，各界關心與物資不斷湧入，家屬們帶來一包包的尿布、乾糧等，袋子上寫著院內員工的名字，然後再經由緩衝區的志工，交給隔離在醫院裡的家人。（聯合報，93年4月27日）

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企業家捐一億元給台北市政府，作為防治SARS之用，馬英九感動得快要流下淚來…這一億元，有對社會的大愛，有對妻子的至情，有對和平醫院的顧念，沉甸甸的份量，讓我們眼眶發熱、胸膛挺起；台灣是如此多情之地，對抗SARS，我們絕不認輸！（聯合報，92年5月3日）

發生在台北市的危機事件，讓全國各界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投入救災，不論是原先就負有重任的市府醫護人員，或是來自其他縣市的救難人員、軍方人員，以及自發性參與救災工作的公車司機、一般民眾，都不分地域、身份協助救災，成為危機事件中的重大助力，也是危機過後家園重整、社會重建的重要凝聚力。

來自民間社會的旺盛生命力，在危機發生時展現地淋漓盡致，新聞稱呼這群協助救災的民眾為「天使」，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目的就在於幫助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同胞」，他們不只是能幫助災區「恢復舊觀」，也讓災民受創的心靈因此而感受到溫暖。

全力投入救災的全國民眾，給予歷經危機的災民莫大的幫助與鼓舞，塑造出全民參與的情景，能讓災後受創的人心因此快速地凝聚，團結為家園重整而努力。而這些角色與馬英九親民愛民的溫情特質相互呼應，並且讓整個戲劇情節充滿了情味，其所蘊含的力量能夠化解人群距離、重整災後家園，塑造萬眾一心的態勢，此與「中央/地方」、「泛藍/泛綠」的政治板塊切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參、泛綠陣營—藉危機事件發動政治鬥爭

在馬英九及全國各界都投入救災、心繫災民之時，卻有一群人藉機發動政治鬥爭，從中牟取政治利益。在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泛綠陣營扮演戲劇情節中的「壞人」角色，他們利用危機事件借題發揮，抨擊馬英九及市府團隊，或在危機事件的處理上多所刁難，只顧打「口水戰」而無視災民痛苦。

今天民進黨及支持民進黨的學者指責馬英九不對非法集會強制驅離，政治意圖明顯，更讓自己陷入昨是今非的境地，反對黨過去大動作抗爭，遇警方強制驅離時的基本口號是「警察打人」，事後更會大力指責，現在卻在執政前夕，突然要警方遇非法集會就採他們過去反對的作法，不是令人錯愕嗎？（聯合報，89年3月25日）

象神颱風前一天，北市消防局在花蓮秀姑巒溪演練，十餘名隊員差點被湍流沖走；內政部長張博雅表示震怒…言猶在耳，等到第二天，基隆爆出三十餘人溺斃的慘事，由於基隆市長李進勇是民進黨籍，張博雅卻是連一句「徹查嚴辦」的場面話都不敢說。人事行政局長朱武獻批評台北市政府宣布放假時機太晚（凌晨四時），但和台北市同時宣布的還有台中市、台北縣…這是不是真如連戰所說的：「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聯合報，89年11月6日）

日昨，行政院大張旗鼓宣布基隆河要採員山子分洪計畫，也獲陳總統同意；其實，這個計畫陳總統再清楚不過了。八十六年基隆河淹水，造成大湖山莊街淹死三名市民，經濟部又提出員山子分洪計畫，但民進黨的地方政府台北縣全力反對；事實上這一計畫已提出快廿年了，瑞芳人士在民進黨人士帶頭下拚死反對，舉國皆知。今天自己執政了，再提過去他們誓死反對的老計畫，難道過去是為反對而反對？（聯合報，89年11月6日）

市府高層官員不滿指出，七月十一日高雄暴雨，愛河倒灌，隔天中央立即將高雄列為災區，納莉颱風十六日開始重創台北，災情不會比當時的高雄輕，大家認為，中央為何不把台北列為災區…官員說，列為緊急命令的災區，市府應變的彈性將大增。（聯合報，90年9月20日）

職司災害防救重任的政府高層官員卻仍有餘暇指手劃腳地大打口水戰，委實令人嘆為觀止…中央救災總指揮官、行政院政務委員陳錦煌卻意猶未盡，又抨擊台北市政府罹難者每人一百萬慰助金是「一國兩制」…北市府公開指出，一百萬慰助金是陳水扁擔任市長時對溫妮颱風罹難者所訂的標準，如今馬英九不過是「扁規馬隨」而已。（聯合報，90年9月27日）

從新聞報導看來，泛綠陣營不顧危機事件，反而發動另一波政治鬥爭。例如在協助地方政府救災上獨厚泛綠，而對泛藍執政的北市則是多所批評、刁難，其作為被新聞評為「昨是今非」、「一國兩制」、「換了位置就換腦袋」，凸顯出泛綠陣營在危機發生時仍有藍綠陣營之分，對救災不但沒有幫助，反而發起政治鬥爭，宛如「災難」一場。

納莉颱風台北市是重災區，民進黨中常委昨天群起批台北市長馬英九，扁系中常委高志鵬憤怒地說，「不管發生多大的事，馬英九只需要裝出無辜的眼神，一切的批評都成為對馬英九無情的打壓」，他要求馬英九「不要再裝小媳婦嘴臉」（聯合報，90年9月26日）

〈郭瑤琪批北市：支援水莫靠嘴 北水處 昨澄清：數字會說話
政治味 濃於水 郭：每天至少要支援 35 萬噸 北：昨支援 38 萬噸已破紀錄
郭：給水是幫忙朱立倫 北：這樣說太政治〉
（聯合報，91年5月5日）

泛綠陣營除了在危機發生時，以政治手段消極配合北市救災之外，也時常出現攻勢凌厲的「口水戰」。例如民進黨中常委「高志鵬」批評馬英九「裝出無辜的眼神」、「裝小媳婦嘴臉」乞憐，或行政院工程會主委「郭瑤琪」指則北市供水獨厚同屬泛藍陣營的桃園縣長朱立倫，說法被指為「政治味」十足。這些批判是在危機發生時出現，時常會被指為借題發揮、時機不對，相較於戲劇情節中忙於救災、面對批評極為謙遜的馬英九，這些作法更加不得人心。

黨務系統態度則顯得輕鬆，除了要黨員暫停掃街謝票活動外，黨內評估如果國親再這樣下去，勢必造成中間選民反感，今天要上班上學交通受阻的人更會反彈，這樣下去對民進黨年底立委輔選只會有利。還有人開玩笑說，綠營可送一些水和食物等補給品給這些群眾，展現友誼，讓他們繼續抗議下去。(聯合報，93年3月22日)

<凌晨一時 馬正在洗澡 張四良去電 表示警署可代行驅離 馬不同意 稱群眾已疏散 99% 中央「代行」有前提 應是北市應作為而不為時 北市官員 疑扁態度轉硬 給了政院壓力 可能才想「割稻仔尾」邀功> (聯合報，93年3月29日)

颱風中是否抽水站失靈的問題，又引起中央和台北市府的一番攻防討論…政治人物每天忙於口水論戰，百廢待興之時完全於事無補…政治人物是否忙著「作秀本位」，都於危難之中見出真章。(聯合報，90年9月19日)

危機事件中用盡政治手段與政治攻擊的泛綠陣營，究竟目的何在？在聯合報的報導中可發現，當總統選後泛藍群眾抗議時，呈現出泛綠抱著看好戲的心態，思慮著有利年底的「立委輔選」，而在群眾抗議即將被化解時，則又出面欲「代行驅離」，目的也在「割稻仔尾邀功」，如新聞中提到的「作秀本位」。由此可發現，泛綠陣營的思考邏輯建立在選舉與利益之上，其著眼點不在於危機事件，只想著藉由危機事件作秀或攻擊對手。

在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泛綠陣營扮演戲劇情節中的「壞人」角色，他們利用危機事件發動政治鬥爭，對照主角馬英九的親民愛民，以及戲劇情節中萬眾一心齊力救災的氛圍，泛綠陣營的作為更顯得惡毒、低下，而其對馬英九救災不力的批評，也因此而缺乏正當性。

肆、危機—極為特殊的狀況

在聯合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中，「危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危機都是極為特殊的狀況，因此在危機責任的追究上，台北市長馬英九所應負的責任也就相對減輕。而本文則將這些危機事件分成「天災」與「人禍」兩種來討論。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晚說，納莉颱風帶給北市最大的傷害，是有十五名市民罹難，其餘的損失仍在估計；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去年象神颱風是百年一次頻率的洪水，今年納莉卻是兩百年頻率的洪水，統統都讓他碰上了。(聯合報，90年9月18日)

納莉颱風造成大台北地區嚴重災情，中央和地方如果不通力合作，進行跨縣市的河域整治，重新檢討原來的大台北防洪計畫，對現有防洪、排水工程及預警系統儘速補強，未來遇到超大風雨，災情仍會繼續發生。(聯合報，90年9月24日)

最近，我們正一起經歷一場百年難遇的災難，那就是SARS的疫情。(聯合報，92年5月1日)

馬英九歷經多次天災的考驗，然而這些天災都有其獨特之處，例如「象神颱風」是「百年頻率的洪水」，而「納莉」則是「兩百年頻率的洪水」，因此防洪的問題需要「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重新檢討所有防洪排水工程；而「百年」此一詞彙也同樣運用在SARS危機的稱呼上，它被稱作「百年難遇的災難」。既然是「百年」才出現一次的「天災」，意味著這是極為特殊狀況重大災變，在應變上難免手忙腳亂，而原先的防災機制也不足以對抗此一災變，戲劇的情節沿著此一「百年天災」脈絡的推演下去，便是「對馬英九的救災缺失也就不好苛責」，取而代之的是「萬眾一心齊力抗災」的腳本。

除此之外，馬英九所面臨的另一種危機--「人禍」，雖然是非法的群眾抗議事件，但這兩次抗議事件卻也都情由可原，且群眾大多出自良善，因此馬英九未強力處理抗議危機其來有自。

同樣是因為政權競逐失利引發示威，三一八示威所針對者，一是敗選責任，二是黨內權力分配，三是黨的路線爭議。三二一示威所針對者則是選務爭議，對國家元首誠信的絕對否定，以及對情治、檢警、醫療系統公信力的高度質疑。(聯合報，93年3月22日)

國民黨是百年老店，沒有「制度」和「章法」還像話嗎？可是我們外人弄不懂，國民黨丟了政權，為百分之八十的選民所唾棄，這樣石破天驚的大變故，黨主席一句道歉的話也沒說，一次臉也沒露，這算什麼「制度」？(聯合報，89年3月21日)

馬英九表示，看到這麼多朋友趕到總統府前，表達對選舉結果的疑慮，他「深深感動」，選舉過程確有可議之處，台灣高等法院也已經把所有票匱封存，認為有驗票的必要。他希望各地法院能儘快查驗，「還大家公道」。(聯合報，93年3月22日)

由這兩新聞可得知，2000年與2004年的總統選後抗議事件，前者是針對國民黨黨內的敗選責任及政黨改革而起，後者則是對元首誠信及選舉公正性的質疑，綜言之，都是群眾自認受到政治人物的蒙蔽，並對預期結果的落空所導致，而其抗議對象確實有其可議之處，抗議論述也漸趨完整。

他們是一群忠貞的國民黨員，他們之中大半從來沒有走上過街頭，但這次他們都來了…住在中和的劉太太背著孫子來到現場，她是一名軍眷，先生戎馬一生已經過世，兒子女兒下班後也要過來…幾名建國中學高三的學生蹺課過來吶喊助陣…有三十年國民黨齡的陳先生表示要捐五十萬元成立「基層黨員改革小組促進委員會」…曾經登上軍方雜誌勝利之光封面的唐先生，過去曾是海軍蛙人部隊的菁英。(聯合報，89年3月21日)

住新店的王先生激動地說，他已向公司請了三天假，決定要靜坐到底…附近轄區的警察小趙，下班後也參加抗爭…賣早餐的老闆娘做好數百個三明治、煮了一大鍋薑湯，拉下店門不做生意用小發財車把熱湯食糧送到現場…有人運來上百朵各色鮮花，民眾一一上前領取，將花插在拒馬和蛇籠上。帶頭的婦女說，這是為了展現他們抗爭的和平與理性。(聯合報，93年3月29日)

群眾為了不中計，成為外界扭曲的「暴民」，時刻提醒群眾注意自制，組成糾察隊密切注意有無「搗蛋分子」混入生事…群眾們也漏夜把原本盤據的中山南路、常德街口附近道路打掃乾淨，人群往兩側人行道集中，塑造出不是暴民，理性抗爭的形象。(聯合報，89年3月23日)

另外，抗議的群眾也非凶神惡煞，而是奉公守法的善良百姓，他們是政治亂象忍無可忍才出此下策。例如「軍眷」、「劉太太」帶著孫子走上街頭、「建國中學的高三學生」也蹺課來參與，還有捐錢救黨的資深黨員「陳先生」、曾經登上「軍方雜誌勝利之光封面」的「唐先生」，除此之外，還有「上班族」、「現役警員」等人；而他們的行動也頗為自制，例如將鮮花插在蛇籠上表達抗爭的「和平與理性」，或組成「糾察隊」驅趕「搗蛋份子」，甚至還將集會的道路打掃乾淨新聞也提到，「暴民」的形象都是「外界扭曲」。由此可見，這場抗議危機的因子都是不具威脅性的群眾，他們有老弱婦孺、高中學生、軍警人員、上班族，全都是中產階級，甚至有的是社會中堅，而其訴求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正當性。因此，馬英九未採取強力手段，甚至時而呼應群眾訴求，踩在法律邊緣之上，遊移在地方首長與泛藍領袖的角色之間，在戲劇情節的發展上頗為自然且合理，並且也能夠為民眾所容忍。

綜言之，「百年難見的天災」以及「情有可原的人禍」都是「特殊狀況」，原本可怖的「危機」，經過角色的塑造，變成了凝聚全民意識的動力，甚至還具有相當的正當性，它也讓馬英九迴避「危機處理能力」的問題。因此，「狀況特殊」的危機，其角色有其兩面性，極為弔詭且多變，也同時是戲劇情節推演的重要因素。

第三節 自由時報呈現的的場景主題

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經分析後所確認的場景主題是「滿目瘡痍、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重複出現的是災變過後垃圾、泥濘滿地的場景，怒氣與怨氣充斥的危城，影響所及也致使國家形象、社會安寧與經濟發展都受到衝擊。以下便就「滿目瘡痍的災難場景」與「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兩個部分來討論。

壹、滿目瘡痍的災難場景

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的場景主題，所呈現的是一片滿目瘡痍的災難場景，洪流漫溢、垃圾滿地、交通堵塞、秩序失控，市民的生命財產損失慘重，首善之都的美好面貌不復存在，災難的恐怖與災民的憤怒躍然紙上，讓讀者宛若置身現場。以下面這幾則新聞來說明。

〈黃流淹沒汐止 水漫北市三區〉
(自由時報，89年11月2日)

〈值錢貨變垃圾 清家園心淌血〉
(自由時報，89年11月3日)

〈淹水空前慘重 北市11死1失蹤〉
(自由時報，90年9月18日)

〈隧道變河道 捷運第一次全線停擺〉
(自由時報，90年9月18日)

〈主要幹道全泡湯 水深一米〉
(自由時報，90年9月18日)

〈基隆河溢堤 北市成澤國〉
(自由時報, 90年9月18日)

〈唉 台北通勤族 熱鍋上螞蟻〉
(自由時報, 90年9月20日)

〈垃圾城惡夢又現 清潔隊清到手軟〉
(自由時報, 90年9月20日)

〈沒水沒電5天 門外門內腐臭漫溢〉
(自由時報, 90年9月20日)

〈納莉風災重建費 初估近百億〉
(自由時報, 90年9月25日)

〈納莉雖以遠颯 災民怨言未減
內湖 垃圾車開不進巷子 南港 還有一堆垃圾沒清
松山 要抽水機市府黃牛 信義 機具不足救災中斷
中山 部分住戶供電不穩〉
(自由時報, 90年9月21日)

〈凱達格蘭大道 清出十五噸垃圾〉
(自由時報, 93年3月29日)

〈阻止公告當選人 橘軍率眾衝撞中選會〉
(自由時報, 93年3月27日)

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群眾抗議事件終於落幕,但是,「李登輝下台」的斗大字樣依然高掛在東門(景福門)的城牆上;總統府前車水馬龍的景象依舊,唯獨一級古蹟的身軀還必須忍受油漆塗鴉的難堪與恥辱。(自由時報, 89年3月26日)

民眾開始在景福樓旁施放煙火，景福樓圓環則被轎車包圍成「賽車道」，數輛進口房車插著連宋的旗幟開始在圓環競飆速度，圍觀民眾在旁不斷大鳴氣笛，飆車駕駛則呼嘯而過，地面夾雜著啤酒與煙蒂、垃圾，時空似乎有些錯置，讓人誤以為置身省道飆車場地。(自由時報，93年3月24日)

危機發生過後，舉目所見盡是百廢待舉的破敗場景--首善之都在災後成為水鄉澤國，而且垃圾堆積如山、捷運停擺造成交通堵塞、復建經費高達百億；另外，一級古蹟「景福門」也難逃波及，城牆上被抗議群眾塗鴉，城門周邊也成為滋事份子的玩樂的場地，地面上盡是「啤酒與煙蒂、垃圾」，宛如「省道飆車場地」，甚至政府機關「中選會」也受到攻擊，整個城市的暴亂彷彿是無政府狀態，這時候，馬英九市長與市府團隊是缺席的。進一步來說，自由時報主題場景的時空是「災難過後的場景」，也就是說，鮮少出現馬英九或市府團隊出面解決「當下危機」的場景，大部分是「危機過後」無以復加的災難場景，藉著難以收拾的災後慘狀，也顯現出馬英九及市府團隊在災難中的無能為力。

貳、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

滿目瘡痍的災後慘狀，也逐漸蔓延到了各個角落，從看的見的城市硬體設施，蔓延到看不見的社會人心，從發生危機的台北市，蔓延到全台灣。「災難場景」不僅沒有獲得控制，反而不斷擴大，致使越來越多人受波及，而國家、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從城市裡「滿目瘡痍的災難場景」，演變成「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更加重了對台北市主政者無力處理危機的指控。

〈博愛特區學生缺席暴增 老師抗議噪音
上、下課改道繞路一團亂 校長利用朝會安撫學生 聲音竟也被喇叭聲掩蓋〉
(自由時報，93年3月23日)

〈泛藍吶喊吵人 二技統測考生要求加分
開南商工試場八成考生提早交卷 有人抱怨答題情緒受影響
「起碼少拿十分」 馬英九向家長道歉〉
(自由時報，93年3月28日)

瞿海源指出，中央黨部前違反和暴力的聚眾，已對我國民主和國際形象造成傷害，尤其嚴重影響附近社區的安危，特別是台大醫院虛弱的病患。(自由時報，89年3月21日)

選後一週，傳出有小學生用藍色粉筆塗臉，老師上課傳布「苦肉計」，家長指定交作業的顏色，還有校長轉寄槍擊疑點照片給教職員，校園內扁娃娃與國旗大對抗，情況不輸校外。(自由時報，93年3月30日)

我們並非危言聳聽，當朝野的選舉抗爭逐漸升高，群眾高亢的情緒似有失控的危機，而在野黨又有意擴大抗爭規模之際，國人不能不擔心台灣近五十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政治、繁榮的經濟以及族群的和諧，很可能在一夕之間被摧毀殆盡。(自由時報，93年3月26日)

從三二〇總統大選開票當晚至今，國內陷於政局動盪已經一個禮拜。這個禮拜以來，由泛藍號召主導的總統府前抗爭行動持續進行，周邊交通、生活秩序、安寧都受到影響；股匯市下跌，影響正在復甦的經濟景氣和外商投資意願。(自由時報，93年3月28日)

在政治上，失序的群眾抗爭所造成的社會損失，譬如人心不安、治安敗壞、外資撤退、消費信心低落、投資萎縮、股市重挫、台幣劇貶、國外觀光客卻步、國際形象蒙羞等，使台灣社會倒退。(自由時報，93年4月1日)

對抗的代價，只要看總統大選之後的政治抗爭及紛擾，造成股市重挫，即可充分感受，選後台股兩個交易日，股市就下跌六百四十二點，跌幅近十%，全體上市公司總市值跌掉了一兆數千億元，即可看出對抗的代價十分高昂。
(自由時報，93年3月24日)

上週五，泛藍部分立委率眾衝進中選會滋事，中國眼見機會到了，立即發表強烈聲明說：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盪，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自由時報，93年3月29日）

危機事件造成城市的硬體設備受到破壞，全國民眾的心理感受也備受衝擊。例如，因為總統選後的群眾抗議，致使周邊社區不堪其擾，學生因而缺課或考試被干擾，居民及醫院的病人也不得安寧。影響所及，老師、學童、家長也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瀰漫著濃濃的政治氣息，而股市、觀光、幣值、外商投資、治安、社會安寧、族群和諧與國家安全也全面受到重創，甚至國家的「形象」也遭到破壞，簡言之，災變的場景從街道上蔓延到家庭、學校、社區與國家社會。

造成滿目瘡痍、蔓延各處的災難場景的原因，全都指向在這場景上演出的角色，例如軟弱無能的市長馬英九、效率不彰的市府團隊，以及煽風點火媒體、中共及泛藍陣營等角色，這個部分將在下一節「角色與行動主題」中討論。

第四節 自由時報呈現的角色與行動主題

在自由時報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報導分析中，本文將角色主題與行動主題合併討論，先探討「主角」馬英九，再討論戲劇情節中的其他角色，例如市府團隊、中央政府及媒體、泛藍陣營及中國等。

壹、馬英九--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

分析自由時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後發現，主角馬英九的角色與行動特質大致可以分作兩個部分：一、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二、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詳細的說明如下。

（一）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

分析自由時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可發現「主角」馬英九被塑造的性格是軟弱無能的，面對危機往往束手無策，因此在市議會時常遭到市議員無情批判，視察災情時也不時被民眾痛罵，造成馬英九陷入相當困窘、尷尬的場面，災後，也引起檢調人員或監察單位的調查究責，顯示出馬英九在市政上出現諸多弊病，以致於危機發生時不可收拾，可謂「失職市長」。

〈凌晨四時宣布停課 市長挨罵
議員不分朝野 齊聲怒批市府決策混亂 要求馬英九向市民道歉〉
（自由時報，89年11月2日）

馬英九慰問在門口清理家園的民眾，一位歐巴桑突然大喊：「你們都不進來家裡看怎麼知道淹水有多嚴重！」場面相當尷尬。（自由時報，89年11月4日）

楊立凡突然冒出，要求馬英九到研究院路二段二巷去看看…他見馬英九稍有猶疑，當場破口大罵，當地垃圾已經放在那裡四天都沒人清，老百姓打電話也沒人接，市府在「搞什麼」，「如果是陳水扁時代，一天半就弄好了」。(自由時報，89年11月5日)

象神颱風讓北市部分地區豪雨成災，南港區誠正國中至今仍是污泥一片，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至現場視察，遭該校家長怒斥。(自由時報，89年11月6日)

不過當馬英九祝商家「大發財」時，還是有攤商當面向馬英九抱怨沒有生意上門，場面一度相當尷尬。(自由時報，92年5月1日)

在自由時報的報導中，不論是市議員、攤商、家長、里長或里民，由於市府的救災不力，因此對於馬英九的視察往往毫不留情地痛罵，或是不領情地冷漠以對，新聞報導藉由馬英九窘態畢露，突顯出他的束手無策，危機處理能力受到質疑，而面對怒氣與怨氣充斥的場景，馬英九只有道歉連連，讓地方首長的威嚴掃地，更加突顯出其軟弱無能的特質。

〈泛藍吶喊吵人 二技統測考生要求加分
開南商工試場八成考生提早交卷 有人抱怨答題情緒受影響
「起碼少拿十分」 馬英九向家長道歉〉
(自由時報，93年3月28日)

〈和平醫院防疫破功 馬英九兩度道歉〉
(自由時報，92年4月26日)

市長馬英九昨日上午率新聞處長吳育昇前往信義區與松山區探察災情，現場民眾罵里長、里長罵里民，里長間也為市長的勘查路線大動肝火，馬英九更是一路頻頻向災民道歉，「納莉」讓每個人都滿腹苦水。(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納莉颱風付救第三天，台北市沒水、沒電或電話不停戶數，總計還有十幾萬戶。垃圾惡臭、道路淤積、號誌沒電，台北市長指昨天對復舊工作緩慢再次向市民道歉。(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台北市議會五十二位議員忍了多天的怨氣，在昨日進行市長專案報告時爆發，雖然馬英九在議會對全體市民一鞠躬表達歉意，但仍不能稍解議員怨氣，不分黨派地指責市府救災不力。(自由時報，90年9月29日)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特別前往京華城瞭解災後復舊的情形，當面向京華城負責人沈慶京致歉，並提醒政府目前對民間提供了復建措施。(自由時報，90年9月30日)

馬英九強調，往後市府將把重點放在應付水災的治山、防洪規劃上，他除了再度對水災造成市民財產損失表示抱歉外，也承諾會對台北市的防災規劃進行通盤檢討。(自由時報，90年9月30日)

馬英九對於危機的處理失當，只能挨罵、只有道歉，拿不出實質的解決辦法藉由此一角色與情節的設定，凸顯馬英九軟弱無能的性格，也鋪陳出市政漏洞百出的戲劇情節，而市政出現弊病，將危害廣大市民，因此引起監察及檢調單位的高度注意。

〈市府處置群眾抗爭失當？監院調查
針對群眾聚集國民黨中央黨部事件
民進黨議員向監委提彈劾馬英九陳訴書 指市府縱容非法集會、怠忽失職〉
(自由時報，89年3月29日)

〈救災結束 監委將約談馬英九
橋樑、提防不堪一擊 調查局追查有無人為弊端〉
(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防災中心：抽水站掛了 北市延誤通報
為何失靈？ 馬英九指冷卻系統進水故障
設計不當？ 監委專案調查 追究有無人為疏失〉
（自由時報，90年9月20日）

〈和平院內感染 疑涉延誤通報
劉姓洗衣工自中返台不久發病 院方卻說他沒去過疫區
院內多人發燒 但衛署四天後才接獲北市衛局通報
檢調單位關注有無行政疏失〉
（自由時報，92年5月7日）

馬英九面對危機，充滿了「人為弊端」、「人為疏失」、「行政疏失」，使得監察及檢調單位出面調查是否「怠忽失職」，追查其行政及法律責任，顯示出馬英九在危機中的過失嚴重，已觸犯法律規定、也違背政治原則，可謂「失職市長」。進一步來說，自由時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設定馬英九軟弱無能的個性，指出其面對危機束手無策，只能道歉、挨罵，再以滿目瘡痍的災後場景以及檢調、監察單位的動作，塑造馬英九成爲「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的角色。

（二）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

在兩次總統選後的泛藍抗爭事件當中，馬英九的角色備受爭議，分析自由時報的報導，可發現其對馬英九設定的角色與行動是「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心中所嚮往的是泛藍群眾的擁抱，而對其市長本分內的秩序維持則拋在腦後。

透過電視畫面長時間轉播全國民眾都看到了馬英九向要重新擁抱連營與宋營支持者的尷尬，以及馬英九不惜被丟雞蛋也要力促國民黨改革的勇敢，同時也看清楚了馬英九無法分辨市民利益與政黨利益孰輕孰重的嚴重角色混淆。
（自由時報，89年3月21日）

馬英九上任以來不是一再強調「依法行政」嗎？怎麼會不但未加處置反而與非法集會的群眾一起唱歌？是中常委、或是市長、還是候選人？角色混淆，立場十分可議。(自由時報，89年3月22日)

馬英九市長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也十分引人注目，許多網友認為馬英九「依法行政」的清高形象已然破產，甚至成為前後不一的大笑話。(自由時報，89年3月26日)

但泛藍群眾仍是馬英九放不下的支柱，在破例臨時核准二十一日集會後，馬英九於法定時間結束前站上宣傳車首度向民眾喊話，原本想勸離民眾回家的馬英九，眼見群眾的熱情，卻怎麼也說不出口，話鋒甚至迂迴幾次仍只敢請群眾保重身體，最後甚至脫口說出「堅持到底」的字句。(自由時報，93年3月30日)

因為他有權選擇白天當市長，晚上當國民黨員…市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市長何時才能真正回來啊？」(自由時報，93年4月1日)

面對兩次總統選後的泛藍群眾抗議，馬英九出現嚴重的角色混淆，在「政黨利益」與「市民利益」間舉棋不定，原先要勸離群眾回家，最後反倒是對群眾脫口而出「堅持到底」，對非法集會遊行「未加處置」甚至「一起唱歌」，其「依法行政」的形象就此破滅。馬英九對泛藍群眾抗議事件中未加以處置，除了呼應先前提到的「軟弱無能」之外，更強化了其「角色錯亂」的失職表現，換句話說，馬英九不只在危機發生時無法拯救災民之苦，他也會在政治抗議事件中出現出人意表的荒誕行徑，置廣大市民的安寧與秩序不顧，正因其心之所繫是泛藍的群眾，使得市民不禁呼喊：「我們的市長何時才能真正回來啊？」。

馬英九的角色錯亂，不只出現在市政、黨政不分，在自由時報的報導中，馬英九對於市政管理和媒體宣傳，也出現本末倒置的情形，其中，新聞媒體扮演了助紂為虐的角色，對馬英九的形象多所呵護，而刻意忽略了市政出現的弊病。

〈李登輝批馬英九：做秀不做事
「出嘴巴搶鏡頭」是禁不起風雨檢驗
馬：謝謝關心會虛心受教〉
(自由時報，90年9月30日)

經過納莉颱風的考驗，大家不難發現，馬市長與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偏好媒體宣傳，而疏於加強分內的行政管理，對廣大市民來說不但無益甚且有害。(自由時報，90年9月20日)

這位媒體寵兒無論施政有何不當，讓全市都泡在水裡，這些媒體還是罵不出口，所以千錯萬錯，都是中央政府偏心的錯，都是陳水扁名字不祥的錯，都是民進黨刻意算選舉老賬的錯，絕不會是偶像市長的錯。(自由時報，90年9月24日)

當然，現在中央與台北市分屬不同黨派執政，各種政治動作的拿捏都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就會被另一方面拿來當作裝無辜，推卸是政治打壓的口實。尤其，現在台北媒體一面倒的情況相當嚴重，當他們心目中的偶像犯錯時，這些信徒們再怎樣也罵不下去。(自由時報，90年9月25日)

第二要清的是無能的官僚，桃芝、納莉兩次巨災，已讓作秀不做事的形象牌露出原形，遭淹水之苦的人民更感受深刻，應該像清除災後垃圾一樣的用選票清掉。(自由時報，90年9月30日)

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指出其備受媒體寵愛，而他也「偏好媒體宣傳」、「疏於加強分內的行政管理」，擅長扮演「媒體寵兒」的角色，忽略了市政管理的本分，同樣也是「角色錯亂」的情形。馬英九透過媒體鏡頭前的表演，連救災也要「作秀」，藉此影響廣大民眾的視聽，維持其高度的民意支持度與清新形象，將此狀況對照他視察災情時遭受痛罵、道歉連連的窘態，指出媒體偏頗報導所塑造的馬英九假象。真實的狀況是--馬英九對危機束手無策，造成許多

災民怨聲載道，但經過部分媒體的美化包裝，反倒是「中央政府執政的錯」、「民進黨刻意算選舉老賬的錯」，而市民如果再執迷不誤，不用「選票清掉」「偶像市長」，最後對廣大市民將「無益甚且有害」。

分析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可發現「馬英九」的角色與行動主題是「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與「角色錯亂的媒體偶像」，先設定其軟弱無能的角色特質，並且追求政黨利益高於市民利益、偏好媒體宣傳而無心市政，有嚴重角色錯亂的情形，致使市政弊病百出，遭到檢調及監察系統的調查，但是媒體對馬英九多所寵愛、文過飾非，創造出馬英九清新形象的假象，此與滿目瘡痍的災變現場及怨聲載道的市民心聲，出現嚴重的斷裂。藉此戲劇情節的安排，以戳破馬英九美好表象背後的醜陋與不堪。

貳、市府團隊—效率不彰、砲打中央

在軟弱無能、角色錯亂的市長帶領下，市府團隊所展現出的特質也一樣讓人搖頭。分析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發現市府團隊在整個戲劇情節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代表軟弱領導者旗下的無能官僚，面對危機時一樣束手無策，甚至砲打中央以推卸責任，致使市民飽受天災人禍之苦。

〈抗旱抗出亂象 北市府該檢討

市民忍受停水之苦 北水處卻任由業者買水賣水大發水荒財〉

（自由時報，91年5月14日）

〈限水指令不清 民眾一頭霧水

停水通知前後不一 又未加強宣導 居民應變不及 水處坦承疏失〉

（自由時報，91年5月14日）

為了規定，不顧人命？對於市府為宣布休假，讓民眾在大雨、大水中出門冒險，有近百位市民在網路上抨擊市府顛預，死守氣象局停止上班上課的風速標準。(自由時報，89年11月6日)

市府說要儘速抽水、儘速清理路上積泥、垃圾，但結果卻是「如龜走路」，讓人懷疑市府的做事能力。(自由時報，89年11月6日)

〈防洪 北市府坐失近兩天黃金時間
玉成抽水站棄守 若能及時回報中央 至少可通報居民應變
台鐵捷運地下軌道出口未設防洪匣 令人不可思議〉
(自由時報，90年9月20日)

〈抽水慢 供水慢 垃圾清運也慢
沒方法 沒次序 效率當然低〉
(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市府救災不力 議員砲轟
決策錯誤、各局處橫向聯繫不足 馬英九、沈世宏、吳育昇被點名下台〉
(自由時報，90年9月23日)

在北市抗 SARS 戰爭中，衛生系統疲於奔命，民政、社政系統卻未能及時結合，各行其是，造成目前基層防疫執行方面仍有部分行政區的步調相當混亂，不但資源未能充分利用，甚至浪費區公所的人力重複進行電話訪查居家隔離者的工作，也讓隔離者抱怨連連直呼這是「雙重騷擾」。(自由時報，92年5月14日)

市府團隊被設定的角色是效率不彰、精神渙散，各種防災與救災的動作慢辦拍，造成市民手足無措，例如民眾冒著風雨出門，才發現市府已發佈停止上班上課通知，風雨來時也未加防範抽水站與捷運軌道，造成洪水四溢、交通堵塞，而災後更是垃圾滿地、供水停擺，但遲遲未能解決。限水措施也一樣朝令夕改，致

使民眾應變不及，而此時還出現自來水處「賣水」的狀況，另外 SARS 危機也顯現出市府各局處缺乏聯繫，防疫工作事倍功半的情形。綜言之，如新聞所提到的，台北市政府團隊「決策錯誤」、「橫向聯繫不足」而導致「效率」低落。

〈搶沙大作戰 學校自製沙包
到區公所領不到沙 拿跳遠沙坑的沙子自己作〉
(自由時報，90 年 9 月 23 日)

所以大湖里長從那年開始…他就自行去開水閘門放水，因為他說，等養工處人員從遙遠的中山抽水站趕來，湖水都淹上岸了，所以這回納莉侵台前，也是里長自己開的水閘門。(自由時報，90 年 9 月 23 日)

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媿昨日前往基隆路一段興雅里教民眾如何以漂白水進行消毒，但在堆滿垃圾的巷子裡，民眾表示：「就算向里辦公室領了漂白水，但沒水沒電，如何清洗消毒家園？」(自由時報，90 年 9 月 20 日)

從交通政策到環保政策，朝令夕改，當救災電話擠爆時，沒有在第一時間統一不公包括自來水公司、環保局、建設局、工務局等專線電話，防災應變中心的「接線生」，只會說你自己再打看看，沒人可以給予統一窗口的轉接或轉達。(自由時報，90 年 9 月 25 日)

市府團隊缺乏效率，可謂無心救災，對民眾造成許多不便，而民眾也只能自求多福，在自由時報的新聞報導中也舉出許多例子。例如颱風來襲之時，市府團隊沒有做好防災工作，使得學校必須自製「沙包」，但「區公所」竟領不到沙，只得用學校「沙坑」的沙自己做，而「里長」也不能等姍姍來遲的「養工處」人員來開水閘門，否則就要等著被洪水淹沒；風災過後，衛生局長「邱淑媿」教民眾製作消毒水清掃家園，民眾卻面臨了無水可用的窘境，而當民眾向「防災應變中心」求救時，也發現是無統一窗口、求救無門的狀況，種種行徑都顯現出市府團隊對救災的漫不經心。

納莉颱風造成台北市八作抽水暫停擺，致使社區淹水慘重，台北市政府面對中央與外界的指責，昨天仍堅持這八作抽水站、三十五部抽水機都「沒有故障」，是「被迫停機」，工務局年底將提出改善建議報告。(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吳育昇前日辯稱「沒有法令或行政程序規定抽水站停擺要向中央報告」，凸顯台北市政府官員完全不瞭解「災害防治法」到底賦予各級政府何等義務和權利，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身負行政指揮重責的台北市政府，竟然會在豪雨來臨前，「完全忽略」要前往市府大樓做堆沙包等盡人事的防堵措施，才會淪為淹水慘重的受災機關。(自由時報，90年9月21日)

在民眾為利奇馬颱風憂心忡忡之際，台北市政府的官員卻還在為玉成抽水站停擺一事打口水戰。納莉颱風期間，台北市東區出乎意料地遭到嚴重淹水，其主要原因顯然是號稱亞洲最大的玉成抽水站失靈所致。台北市政府官員的首要之務絕對不是藉詞推託責任，好像只要逞口舌之辯就沒事一樣，而是要趕快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有效防止意外再度發生。(自由時報，90年9月25日)

台北市這次淹水慘重，玉成抽水站在洪水來襲時掛掉，大大加重災害，北市府在災害當夜，並沒有立即向中央通報，但台北市馬團隊卻為「有沒有立即通報？該不該通報？通報有沒有用？」等，以激烈言詞反擊中央。(自由時報，90年9月23日)

當台北市衛生局邱淑媿高分貝指責中央防疫慢半拍，呼籲防疫指能超過，而不能不及，但現在的台北市政府呈現的卻是何等的失序狀態。(自由時報，92年5月14日)

市府團隊對於危機的處置效率不彰，造成民眾求救無門、萬分無奈，此時，市府團隊還要將責任推給中央政府，藉著「中央政府打壓台北市」的理由，為自己的無能脫罪。自由時報的報導提到，納莉風災造成北市抽水站停擺並引起洪水

四溢，市府則反駁道抽水機是「被迫停機」而「沒有故障」，並質疑「有沒有立即通報？該不該通報？通報有沒有用？」的必要性，「以激烈言詞反擊中央」，新聞指出市府的作法已違背了「災害防治法」的精神，這樣的危機處理，最後受害的是無辜的市民；另外，在面臨 sars 危機時，和平醫院封院的作為也引起社會恐慌，但衛生局長「邱淑媿」卻還是指責中央，不反省北市府的處置是否失當。由此可見，市府團隊的無能背後，也存在著推諉塞責、無理強辯的傲慢心態，而在戲劇情節當中，其扮演壞人的角色，與軟弱無能、無心市政的市長一搭一唱，一步步地將市民帶向危機當中。

參、泛綠陣營—全力協助救災、凝聚全民共識

軟弱無能、角色錯亂的市長，再加上效率不彰、砲打中央的市府團隊，身陷痛苦災變的市民要向哪裡尋求援助與託付？分析自由時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報導可發現，執政的泛綠陣營扮演了救星、英雄的「好人」角色，並標舉高度的道德規範，對不同黨派執政的台北市政府一視同仁，盡全力協助救災，並在危機當下凝聚社會共識，念茲在茲都是全民利益。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台北市做了什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主動調派高雄市消防局、工務局工程師北上救援，另抽調營建署重機械工程隊、經濟部水利處抽水機支援台北市；事後責指派國軍、警察、各縣市消防局，派出人力、機具協助台北市救災善後。（自由時報，90年9月22日）

包括行政院長張俊雄、經濟部長林信義、國防部長伍世文、內政部長張博雅等昨天都拿出數字來說明，強調中央支援台北市救災絕無大小眼，颱風第一天，南部還未受影響，行政院就指示高雄市支援台北市，軍方的調度也授權軍方與地方政府直接對口，與其他縣市沒有不同。（自由時報，90年9月22日）

謝長廷責指出，納莉颱風造成台北市重大災害，高雄市感同身受，不論那個縣市發生災害，其他縣市都應伸出援手互相幫忙。

（自由時報，90年9月24日）

〈呂秀蓮：北市淹水有人禍 究責先暫緩

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救災不能有黨派之私 政府不會忽略北市〉

（自由時報，90年9月26日）

〈北桃渴望 北市增援水9萬噸

板新集水廠、石門水庫供水吃緊 郭瑤琪為北桃請命

北市：待中央在防旱會報正式提案才回應〉

（自由時報，91年5月5日）

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轉述游揆談話表示，地方有疫情就是中央有疫情，地方有漏洞就是全國有漏洞，因此防疫工作不分中央、地方，不能出現絲毫漏洞。

（自由時報，90年9月24日）

自由時報報導中的泛綠陣營，對於北市災情的援助不遺餘力，火速調配各種人力物力投入救災，有主動協助救災的高雄市長「謝長廷」、揭示救災優先於究責的副總統「呂秀蓮」、為桃園縣水荒「請命」的工程會主委「郭瑤琪」，還有標舉「地方有疫情就是中央有疫情」標準的行政院長「游錫堃」。這幾位泛綠陣營的部會首長與地方首長展現出超越黨派利益的精神、民胞物與的情懷，以及機動快速的救災能力，再對照不時將砲口對準中央的市府團隊，更可凸顯泛綠執政當局的無私，以及馬英九面對危機束手無策的無能。

在三二〇國親指控「不公平的選舉」，決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選舉無效之訴時，民進黨便以黨紀嚴格要求，全力安撫支持者情緒，禁止刺激泛藍陣營…一星期來，政府對國親抗爭一直採取柔性勸導的立場，也給予台北市長馬英九較大的處理空間。國親在總統府前的集會，台北市政府特准「就地合法」，就是著例。（自由時報，89年3月27日）

〈綠營低調 籲支持者冷靜謙卑
「依法尊重」連宋決定 強調台灣民主從無暴動流血 是傲人成績單〉
(自由時報, 93年3月23日)

〈行政院 願配合北市府解決抗爭
重申柔性處理原則 體會馬英九為難之處
盼外界多體諒給予更大處理空間〉
(自由時報, 93年3月23日)

〈大選贏了 不能慶祝綠軍好悶
綠營內部定調「冷靜」 黨工學習體諒 競選物品暫時收起來〉
(自由時報, 93年3月23日)

除此之外，泛綠陣營面對泛藍群眾抗議危機時，也同樣展現理解、寬容的胸懷，呼籲泛綠支持「冷靜謙卑」，「不能慶祝」、要把「競選物品暫時收起來」，並且要「體會馬英九為難之處」、允諾群眾集會「就地合法」。相較於在危機事件中角色錯亂、附和群眾的馬英九，以及鼓動群眾的泛藍政治人物，泛綠陣營的低調與容忍，為危機事件的化解創造契機，反倒成了維護市民利益與國家社會安寧的推手。除此之外，泛綠陣營的最高領袖「陳水扁」總統，也在多次危機事件中整合各方建言、凝聚社會共識，扮演帶領全民共抗危機的英雄人物。

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昨天以第二次他參與台北市長選舉失利為例指出，面對敗選他仍坦然面對、無怨無悔，並且檢討自己、安撫群眾；他再次呼籲政治工作者有責任義務讓群眾心情平靜，並希望大家以溝通代替對抗，以寬容取代對立。(自由時報, 89年3月21日)

〈總統：全民加油 戰勝 SARS
與朝野領袖舉行防制會議獲八結論
為確定是否發布緊急命令
總統強調人性定可超越政治籲朝野、全民合作〉
(自由時報, 92年5月2日)

陳總統呼籲全體國人，把SARS防疫工作視為作戰來看待，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的境界，絕對不能夠有任何大意或心存僥倖，此言不啻提醒二千三百萬人要有命運共同體的體認。(自由時報，92年4月25日)

SARS疫情已演變為全民戰疫，陳水扁總統昨日向全民信心喊話，強調不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要一起對抗SARS。他代表政府與人民，拜託、懇求大家不要掉以輕心、心存僥倖，但也不需過度緊張。(自由時報，92年4月26日)

分析自由時報的報導，總統「陳水扁」在戲劇情節當中不只是泛綠陣營的首領，他同時也扮演統合「朝野」、領導「全民」共抗危機的英雄，打破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藩籬，追求「命運共同體」的和諧與安定。綜言之，在自由時報的報導中，泛綠陣營超越黨派之私、全力協助救災，並且集結朝野力量、匯聚全民共識，在危機發生、社會人心浮動之際，泛綠陣營即時地拯救災厄、穩定政局，成為全民可追隨依託的對象。

肆、泛藍、媒體與中國—製造危機、煽風點火

分析自由時報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相關新聞，可發現除了主角馬英九、市府團隊及泛綠執政當局之外，還有一些角色也對整個戲劇情節的推演有重要的影響。它們是媒體、泛藍陣營與中國，而其行動主題則是製造危機、煽風點火，換句話說不論危機的發生、危機的擴散，他們都是始作俑者，在戲劇情節中扮演「壞人」的角色。

（一）媒體—違反新聞專業

前面提到，自由時報所設定的「馬英九」角色是「媒體寵兒」，而其中媒體便扮演著姑息養奸的角色，對於馬英九的市政缺失多所掩護，甚至還將責任推給中央，因此在市政上沒有第四權予以監督，而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市民們還是只能陷入恐慌之中。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時，特定媒體無視於國軍弟兄全心全力投入救災，卻一再指責在人民受苦之際，中央政府在不在？好像軍隊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這些當時指責政府最為激烈的媒體，對於納莉風災又有另一套說詞。他們完全忘了當初是如何批判政府，現在反而稱讚九二一時還看得到政府的影子，如今人民在水患之中，卻看不到中央政府伸出援手。（自由時報，90年9月24日）

這位媒體寵兒無論施政有何不當，讓全市都泡在水裡，這些媒體還是罵不出口，所以千錯萬錯，都是中央政府偏心的錯，都是陳水扁名字不祥的錯，都是民進黨刻意算選舉老賬的錯，絕不會是偶像市長的錯。（自由時報，90年9月24日）

當然，現在中央與台北市分屬不同黨派執政，各種政治動作的拿捏都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就會被另一方面拿來當作裝無辜，推卸是政治打壓的口實。尤其，現在台北媒體一面倒的情況相當嚴重，當他們心目中的偶像犯錯時，這些信徒們再怎樣也罵不下去。（自由時報，90年9月25日）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媒體忽略其監督市政的責任，讓並把馬英九打造成「偶像」，轉移焦點至「政治打壓」。除此之外，媒體也未遵從新聞倫理，在開票及群眾集會的報導上有失職責，造成群眾情緒激憤，抗議事件一觸即發。

〈電視台報導開票 涉灌票？

學者：SNG 連線不斷播送抗爭 淪為社會焦躁不安的幫凶〉

（自由時報，89年3月25日）

以開票當晚而言，電子媒體在報導開票過程的灌票，出口民調的不知節制，新聞跑馬燈的濫用，事前儘管有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呼籲電視台自律，以免影響社會情緒或干擾開票結果，事實上卻如緣木求魚。整體而言，新聞界在這次激烈的選戰中表現諸多荒腔走板，公信力進一步下降，從而，媒體改革應列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工作。(自由時報，89年3月22日)

〈電視台偏頗報導 損害台灣形象
兩媒體基金會指出 亂象畫面被國外媒體直接引用
電視名嘴以聳動言詞 擾亂社會視聽 電視新聞須徹底改革〉
(自由時報，89年3月25日)

有些頻道午夜之後，更全程直播抗爭行動，為少數政治人物演講造勢鋪設了一個最佳的舞台。於是，一些發洩仇恨情緒的字眼，像是如果某人不接受「全面驗票」、「公開驗傷」，就要替他「公開驗屍」的不妥言論，就這樣沒有過濾地進入每個家庭，對於民眾情緒仿如火上加油，實在有負媒體的社會責任。(自由時報，93年3月26日)

由於「開票」、「出口民調」、「新聞跑馬燈」及「SNG連線」的濫用，在選票差距極小的狀況下，造成群眾認為選舉出現舞弊，因此集結抗議，而抗議時，媒體也不斷放送泛藍政治人物的激情言行，造成「社會視聽」被擾亂、「台灣形象」也備受打擊，有負媒體的「社會責任」，因此媒體需要徹底地「改革」。

〈學者批評 媒體渲染疫情 比 SARS 病毒更毒
呼籲政府及媒體多提供防疫資訊 讓光明面帶領國人挺過危機〉
(自由時報，92年5月3日)

電子媒體搶播 SARS 疫情已引起民眾的嚴重反彈，新聞局官員表示，這幾天接獲許多民眾的投訴電話，指責電視新聞刻意凸顯遭隔離者的不滿情緒以及民眾的抗爭行動，有誤導民眾之嫌，新聞局除了研擬正式發函要求各電視台新聞自律之外，也請民間團體能夠站出來呼籲媒體自律。(自由時報，92年5月1日)

台灣媒體太過自由了，此刻應該多思考自身的社會責任，看看能為社會、民眾做些什麼事，報導上應該秉持專業原則，求證完整，不要人云亦云，有聞必報，反而成為謠言的傳播站，破壞社會的穩定。（自由時報，92年4月28日）

疫情絕不能隱瞞，必須資訊透明，但是透明的前提是新聞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的，不是接到一個線索，還沒有求證，就逕自打出跑馬燈。疫情是公共衛生的問題，不是社會新聞，不必要強調聳動性，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果媒體沒有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不管是謠言或事實，都是先報導再說，如此反而造成人心惶惶，成了亂源之一。（自由時報，92年4月29日）

除此之外，SARS 危機發生時新聞媒體在專業上的表現也同樣不及格。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媒體未遵守「查證屬實」的新聞守則，不但沒影「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反倒「渲染疫情」、刻意「凸顯遭隔離者的不滿情緒以及民眾的抗爭行動」，竟成為「謠言的傳播站」，造成「人心惶惶」，讓危機雪上加霜。綜言之，未遵守新聞專業的媒體，讓失職市長高枕無憂、讓暴亂一觸即發，也致使危機一再蔓延，它扮演的角色是危機的「幫兇」。

（二）泛藍陣營一只顧黨派利益

在兩次的總統選後的政治抗議事件，由於集結的群眾都是泛藍支持者，而泛綠陣營的政治人物，也高度地涉入抗議事件，甚至帶頭進行抗議、暴亂，成為危機事件的主使者。

我們並非危言聳聽，當朝野的選舉抗爭逐漸升高，群眾高亢的情緒似有失控的危機，而在野黨又有意擴大抗爭規模之際，國人不能不擔心台灣近五十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政治、繁榮的經濟以及族群的和諧，很可能在一夕之間被摧毀殆盡（自由時報，89年3月23日）

國親領導人與支持者在總統府前集會抗爭，不計社會必須付出何等成本，接二連三提出要求，從立即驗票到重新選舉不一而足，已經逐漸引起民眾的質疑。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國際媒體，也紛紛對國親的作法多所批評，國親指控作票卻沒有提出具體證據，反而在國際上成為損害自己的反宣傳。

（自由時報，89年3月27日）

〈維持熱力 泛藍公職輪班到場

北市黨部排出班表 年底有意參選的一員態度積極〉

（自由時報，89年3月23日）

〈阻止公告當選人 橘軍率眾衝撞中選會〉

（自由時報，93年3月27日）

從三二〇總統大選開票當晚至今，國內陷於政局動盪已經一個禮拜。這個禮拜以來，由泛藍號召主導的總統府前抗爭行動持續進行，周邊交通、生活秩序、安寧都受到影響；股匯市下跌，影響正在復甦的經濟景氣和外商投資意願。（自由時報，93年3月28日）

大選之後，國親指控選舉不公，並發動群眾抗爭。激情的群眾不僅佔據總統府前廣場，在高雄市、台中市、台北市，並發生群眾衝撞公署的衝突事件，再加上部分激進的民代揚言「革命號角已經響起」…泛藍陣營中部分鷹派人士認為，穩定社會秩序是執政黨的責任，泛藍是在野黨，就像是「穿草鞋的」，進行抗爭時根本不必在意社會成本。此種思考邏輯充分暴露了黨派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偏差觀念。（自由時報，93年4月1日）

藍軍提出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重新驗票，就是一項破壞民主憲政的危險訊號，因為這將為總統擴權獨裁開惡例，甚至萬一有「不測之變」時，成為非法統治的工具…而藍軍提出連扁協商同意，就可重新驗票或重新投票之議，也是無視民主憲政必須「依法統治」的思維，總統必須依正當法律程序產生，豈可兩人協商就不顧正當法律程序？如真的這樣做，那才真的是毀憲竊國！（自由時報，93年3月26日）

泛藍軍仍不斷形塑抗爭是所謂「一半對一半」的戰爭，這根本就是對民主的扭曲，而且充滿惡意，利用泛藍最忠誠支持群的支持熱度，做權鬥的工具，不惜翻騰社會潛藏的族群對立，不顧一切往前衝。（自由時報，93年4月1日）

依泛藍的抗爭訴求，一旦驗票結果不利，它並未保證接受，而是以槍擊案、國安機制為攻擊焦點，進行另一項選舉無效的抗爭。也就是說，泛藍的要求是什麼都要，但是除非對己方有利，否則仍然堅持抗爭到底。泛藍抗爭不斷，卻不願對自己的抗爭行為付出任何費用，竟要全民共同承擔，令人不可思議。（自由時報，93年4月1日）

在自由時報的報導中，泛藍陣營的抗議缺乏正當性，不只是訴求違反法律規定與程序，抗議的行動如「衝撞中選會」，或揚言「革命的號角已響起」甚至還市黨部還「排出班表」，讓「有意參選」者上台演講，不顧國家社會陷入一片恐慌。。影響所及，「交通」、「生活秩序」、「股市」、「外商投資」都受到震盪，甚至造成「毀憲竊國」、「政局動盪」、「族群對立」及國際上的「反宣傳」，而付出的「社會成本」都要「全民共同承擔」，可見泛藍政治人物的思考邏輯在於「黨派利益」。

行政院衛生署將和平醫院疑似感染 SARS 的三名病患送到署立新竹醫院，昨天下午四點送抵時，新竹市長林政則率眾以車輛阻擋在急診室外的通道上，要求原車送返。內政部長余政憲以電話商請林政則以大局為重，但林政則斷然拒絕。（自由時報，92年4月29日）

向來鼓吹錢進中國的國民黨，在 SARS 侵襲之下，呼籲政府改善投資環境，鼓勵台商回流投資，政府反而拋出「兩岸貨運便捷」，實在令人不解。姑且不論「兩岸貨運便捷」可能製造防疫漏洞，現在政府逆勢操作，協助台商繼續在中國冒險，豈能謂之明智？（自由時報，92年5月3日）

除此之外，泛藍陣營也在危機發生時袖手旁觀、甚至火上加油，例如 SARS

危機發生之際，泛藍陣營的新竹市長「林政則」阻擋在急診室通道，拒絕 SARS 病患送到「署立新竹醫院」，並在疫情不斷擴散之際，還主張「兩案貨運便捷」，而未顧及 SARS 源頭中國對台灣的威脅。綜言之，泛藍陣營眼中只有黨派利益，造成危機事件不斷擴散蔓延，禍及廣大的無辜民眾。

（三）中國一野心併吞台灣

在台灣民族主義高漲的近幾年，「中國威脅」時常成為政治角力中重要角色，長久以來「反共」、「恐共」的國民心理，再加上獨立自主的本土意識，在選舉中更是無往不利。而自由時報所報導的「危機事件中的馬英九」，「中國」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戲劇幻想所設定的中國角色是「存有併吞台灣的野心」，它利用危機事件干涉台灣內政，甚至讓 SARS 危機蔓延至台灣，經由此情節的鋪陳，新聞論述也藉此呼籲「中國政策」的重新檢討。

對台灣充滿敵意，企圖用和戰兩手策略併吞台灣的中國，看到台灣內部紛擾不安，隨時都在尋找介入的機會。上週五，泛藍部分立委率眾衝進中選會滋事，中國眼見機會到了，立即發表強烈聲明說：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盪，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自由時報，93 年 3 月 29 日）

台灣總統大選之後，藍營發動群眾抗爭，朝野陷入僵局，政局動盪不安，中國視為有可乘之機，藉機對台灣「指手畫腳」，聲言不會坐視，這項可憂的情勢發展，朝野都應高度重視。（自由時報，93 年 3 月 28 日）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政治抗議危機事件造成政局動盪，「對台灣衝滿敵意」的「中國」便藉此機會介入台灣內政、「聲言不會坐視」。新聞論述藉由此一情節的安排，突顯出泛藍陣營抗議的正當性，言下之意在於泛藍若讓抗議局勢失控，將會讓國家安全陷入險境。

九二一時，國際捐款必須先經過中國，才能轉到台灣，而國際救難隊沒有中國同意，也不敢到台灣來救人。現在，連中國自己放毒造成台灣人民的巨大苦難，它不僅沒有表達一絲道歉，還好意思強調世衛組織派員來台是它同意的。而這也已經是SARS蔓延兩個多月了。「偉大的祖國」就是這副德性嗎？（自由時報，92年5月5日）

SARS疫情越來越嚴重，中國隱瞞在先、無力控制在後，已經引起國際公憤。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早已警告，SARS不久後可能會蔓延到全中國。面對這麼嚴峻的形勢，政府絕不能把防疫寄望於中國控制住疫情，而必須先要求自身的嚴格把關。（自由時報，92年4月25日）

SARS風暴造成中國人民的信心危機，隱約成為中共政權的風暴，風暴潛伏且方興未艾。台灣地處中國近鄰，就如SARS風暴難免被波及，如形成災禍的中國，台灣將很難隔離避災，這是台灣必須有的認知。（自由時報，92年4月24日）

台灣防治SARS的工作，先天上即有難以克服的障礙。而最主要的威脅即在於台灣與SARS發源地的中國往來太過密切，不管是經商、探親、觀光旅遊，台灣人出境的主要目的地都是中國。如果台灣的防護網出現缺口，也是非戰之罪，絕不是防治人員工作不力所造成。（自由時報，92年4月24日）

對台灣而言，它卻可以讓人們重新思考一些價值觀，調整某些行為模式。兩岸密切交流後，中國變成了「廉價品」與「廉價勞工」的代名詞。中國廉價的農工漁商品透過正式或走私管道進入台灣，本地的相關產業幾乎無法競爭。人們只在乎便宜，卻不管其中可能帶有危害人體的物質或病毒，現在SARS流行，或許會讓不少人開始思考，「便宜歸便宜，老命還是重要」，重新愛用本地產品。甚至一度猖獗的大陸妹賣春，也可能退燒了。（自由時報，92年4月25日）

中國何時才能有效控制 S A R S 疫情，恐怕是連中國領導人也不知道的問題。面對中國暴露出來的危機，台灣不論是基於防疫考量，還是未來的經濟安全考量，都應當設法降低目前已經過高的中國投資。就此而言，改善國內投資環境，鼓勵台商回流投資，以及吸引外商來台投資，才是台灣最為妥當的上策。(自由時報，92 年 5 月 3 日)

除此之外，「中國」也扮演著危機始作俑者的角色。在 SARS 危機當中，自由時報屢次提到 SARS 病毒來自「中國」，甚至直言中國「放毒」，並且干預「世衛組織」協助台灣防疫，除藉此批判「中國」統治當局的無力控制疫情、掩蓋疫情及干涉台灣內政的錯誤外，也提示台灣當局必須重新檢討中國政策，例如「中國投資」、「農工漁商品」的進出口、「探親」、「觀光旅遊」以及色情交易等。

綜言之，違反新聞倫理而未監督市政的媒體、政黨利益高於一切的泛藍陣營以及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國，不僅製造危機、甚至煽風點火，讓危機事件無以復加，與軟弱無能的失職市長馬英九及效率不當的市府團隊沆瀣一氣，讓全國民眾陷入滿目瘡痍且不斷蔓延的危機現場。

